

出生不由自己，但人生可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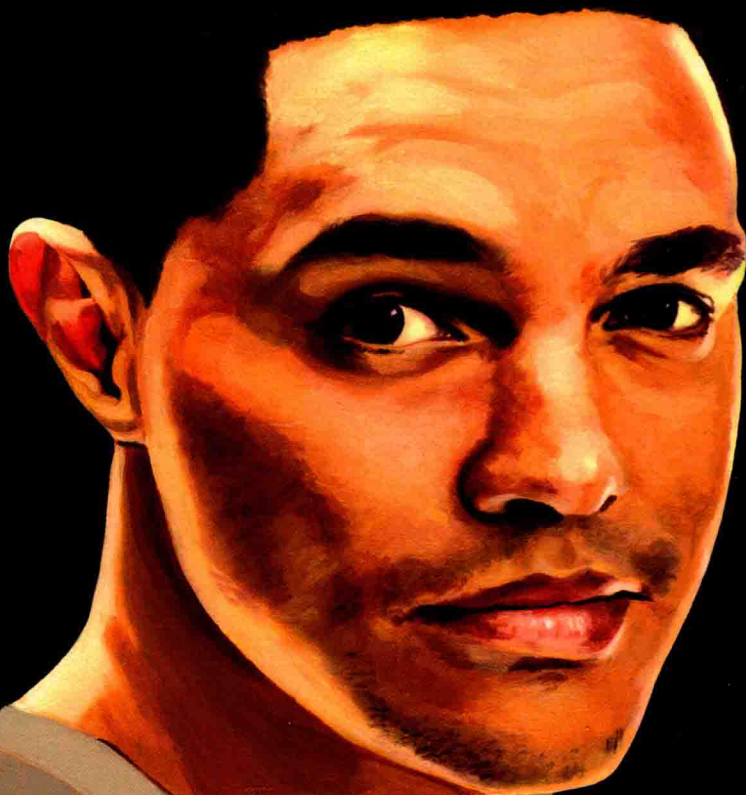
Trevor Noah

# Born a Crime

Stories from a South African Childhood

# 天生有罪

特雷弗·诺亚的变色人生



非·外·译

[南非] 特雷弗·诺亚 著

董帅 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

Travis Thrall

# Born a Crime

THE TRUTH ABOUT A MURDER AND THE MAN WHO KILLED



天生有罪

THE TRUTH ABOUT A MURDER AND THE MAN WHO KILLED

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

THE TRUTH ABOUT A MURDER AND THE MAN WHO KILLED

1

Trevor Noah  
**Born a Crime**

Stories from a South African Childhood

天生有罪

特雷弗·诺亚的变色人生

[南非] 特雷弗·诺亚 著

董帅 译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天生有罪： 特雷弗·诺亚的变色人生

〔南非〕特雷弗·诺亚 著  
董 帅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生有罪：特雷弗·诺亚的变色人生 / (南非) 特雷弗·诺亚著；董帅译. --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8.2

ISBN 978-7-5596-1405-6

I. ①天… II. ①特… ②董… III. ①回忆录—南非—现代 IV. ①I478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2996 号

## Born a Crime: Stories from a South African Childhood

By Trevor Noah

Copyright © 2016 by Trevor Noah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8 by United Sky (Beijing) New Media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7-8931 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 
责任编辑 李艳芬 徐秀琴  
特约编辑 李鹏程  
美术编辑 冉 冉  
封面设计 汐 和

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 
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字 数 200 千字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.5 印张  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
I S B N 978-7-5596-1405-6  
定 价 58.00 元

未  
UnRead  
—  
思想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  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 
电话：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  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未<sup>读</sup>

UnRead

思想家

献给我的母亲，我的第一个粉丝。

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男人。

## 《背德法》(1927年)

旨在禁止欧洲人与原住民之间的  
违法性行为及其他相关行为

---

由南非联邦最卓越的国王陛下、参议院、众议院  
颁布如下：

1. 任何与原住民女性发生违法性行为的欧洲男性，以及任何与欧洲女性发生违法性行为的原住民男性……将被判定为有罪，并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2. 任何允许欧洲男性与自己发生违法性行为的原住民女性，以及任何允许原住民男性与自己发生违法性行为的欧洲女性，将被判定为有罪，并判处四年以下的有期徒刑……

## 目 录 | CONTENTS

### 第一部分 / 001

- 第一章 跑 / 003
- 第二章 天生有罪 / 020
- 第三章 祈祷吧，特雷弗 / 033
- 第四章 变色龙 / 050
- 第五章 第二个女儿 / 063
- 第六章 漏洞 / 077
- 第七章 芙菲 / 094
- 第八章 罗伯特 / 102

### 第二部分 / 113

- 第九章 桑葚树 / 115
- 第十章 一个年轻人的漫长的、尴尬的、偶尔悲剧  
又时常蒙羞的心灵教育  
第一部分：情人节 / 128



第十一章	局外人 / 135
第十二章	一个年轻人的漫长的、尴尬的、偶尔悲剧 又时常蒙羞的心灵教育 第二部分：暗恋 / 141
第十三章	色盲 / 149
第十四章	一个年轻人的漫长的、尴尬的、偶尔悲剧 又时常蒙羞的心灵教育 第三部分：舞会 / 158

### 第三部分 / 179

第十五章	跳吧希特勒! / 181
第十六章	芝士男孩 / 200
第十七章	这个世界并不爱你 / 226
第十八章	我母亲的人生 / 247

致谢	/ 293
----	-------

## 第一部分

种族隔离制度的天才之处在于，它能说服绝大多数人相互敌对。用隔离制造仇恨，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把人分成不同的群组，让他们相互仇恨，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他们全部人。

那个时候，南非黑人的数量比南非白人的数量多得多，比例约为五比一。但是南非黑人底下又被分割成了不同的部落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：祖鲁语、科萨语、茨瓦纳语、梭托语、文达语、恩德贝勒语、聪加语、佩迪语，还有其他。早在种族隔离出现之前，这些部落派系之间已然是冲突不断，彼此斗个不停。白人来了之后，进一步利用派系之间的仇恨将整个黑人群体分而治之，各个击破。所有非白人的人，都被系统划分为不同的群组和次群组。然后，不同群组之间又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权利和特权，这样能让他们继续冲突不断。

也许最明显的裂隙存在于南非两大主要的部落之间，祖鲁和科萨。祖鲁人是公认的战士。他们很骄傲，会拼尽全力去战斗。当殖

民者的军队入侵时，祖鲁人拿着长矛与盾牌就冲上了战场，和对面拿着枪支弹药的敌人血拼。上千名祖鲁人死在了战场上，但是他们从未停止过战斗。和祖鲁人截然不同，科萨人一直以头脑灵活而自豪。我的母亲是科萨人。纳尔逊·曼德拉也是科萨人。科萨人也与白人进行了漫长的战争，但是在对手武器装备遥遥领先的情况下，科萨人感受到了武力战争的徒劳，于是一些科萨首领采取了一种更机智的手段。“不论我们喜不喜欢，这些白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”他们说，“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长处是我们可以用得上的。与其抵抗他们的语言，不如我们来学学英语。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，然后迫使他们与我们谈判。”

祖鲁人和白人打仗，科萨人则和白人下棋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两个派系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，而且还把并非双方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拐到了对方头上。仇恨不断深化。在种族隔离的几十年中，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，这种仇恨被抑制了。但当种族隔离结束，曼德拉被释放后，南非的黑人世界内部重新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

## 第一章 跑

好莱坞大片里经常有那种疯狂追逐的戏码，某人从高速行驶中的车上跳下来，或被人丢下来，摔到地上，滚上几滚，停下，然后站起来，掸掸身上的灰，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。每当看到那种戏份，我都会想，这纯属瞎扯。被人从高速行驶的车里丢出来可比这要痛苦得多。

九岁的时候，我妈就把我从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上扔了出来。那天是周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时我们正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。在我的童年里，每个周日都是属于教堂的。我们从来不会错过礼拜。我妈那时是——现在依然是——一个非常有信仰的女人。虔诚的基督徒。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一样，南非的黑人也接受了殖民者的宗教。我说“接受”，但其实是强迫接受。白人对本地的原住民很严苛。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向耶稣祷告，耶稣会拯救你们。”原住民则回答道：“好吧，我们的确需要被拯救——把我们从你们手中拯救出来，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，所以让我们来试试这个耶稣吧。”

我的整个家庭都信教，只不过我妈一直信基督，而我的外婆一

面信着基督，一面也保留着她从小到大的传统科萨信仰，她会和我们祖先的灵魂交流。很长时间里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很多黑人会放弃他们原本的信仰，改信了基督。但是去教堂去得越多，在那些长凳上坐得越久，我就越了解基督教的逻辑：如果你是美国原住民，你向狼祈祷，那你是野蛮人；如果你是非洲人，你向你的祖先祈祷，你是原始人。但当白人向一个能把水变成酒的家伙祈祷，好吧，这很合乎常识。

我的童年充斥着教会或某种形式的教会活动，一周起码有四个晚上要在教会度过。周二晚上是祈祷会。周三晚上是《圣经》学习。周四晚上是青年礼拜。周五周六晚上休息。（原罪之夜！）然后是周日去教堂做礼拜。准确地说，要辗转三个教堂。原因是我妈说，这三个教堂的教会，每一个都能带给她不同的东西。第一个教会，有对上帝的喜悦赞美。第二个教会，有对《圣经》的深度解读，我妈很喜欢。第三个教会，激情澎湃、涤荡灵魂。在那里，你能真正地感受到被圣灵充满的感觉。但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，随着我们与这几个教堂之间的来往，我注意到了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特定的种族构成。喜悦赞美教会是多种族融合教会。深度解读教会是白人教会。激情澎湃教会则是黑人教会。

多种族教会在雷玛圣经教堂，一个庞大且具有现代感的大教堂，位于市郊。那里的牧师雷·麦考利，之前是一位健美爱好者，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，性格很像啦啦队队长。雷牧师参加过1974年的宇宙先生健美比赛，排名第三，那年的冠军是阿诺德·施瓦辛格。每个周末，雷都会站在台上，用尽浑身解数来让耶稣显得很酷。座位排布是剧场式的，还有一个摇滚乐队现场演奏最新的基督教流行乐。

每个人都跟着合唱。你不知道歌词也没事，头顶上有个大大的电视屏幕，歌词就在上面滚动。可以说，这就是基督教的卡拉 OK。我在这个多种族教会常常玩得很嗨。

白人教会在玫瑰岸联盟教堂，位于桑顿，属于约翰内斯堡一个非常富有的社区，是白人聚居地。我超喜欢白人教会，因为我不用去做主日祷告，我妈会去那边，而我只需要去孩子们上的主日学校。在主日学校里，我们可以读到一些很酷的故事。诺亚方舟和洪水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，毕竟，这个和我有直接联系嘛。此外，我也喜欢摩西分开红海、大卫打败巨人、耶稣驱逐神庙里的货币兑换商这几个故事。

在成长过程中，我几乎没怎么接触过流行文化。我妈的房子里不准放 Boyz II Men 的歌。那种唱男人和女孩整晚大跳贴身热舞的歌？不行不行不行。绝对不能听。我的其他同学在学校会哼唱《路的尽头》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。我大概听说过 Boyz II Men 的名字，但并不真的知道他们是谁。我唯一了解的音乐只来自教堂：那种情绪高昂、鼓舞人心的赞美诗。电影也是一样。我妈希望我的思想永远不会被黄色和暴力的内容污染。所以，《圣经》就是我的动作电影。参孙就是我的超级英雄。他是我的希曼。一个人能用一块驴子的下颌骨打死一千个人？这也太牛了。当然，到保罗和《以弗所书》那部分时，就没什么情节了，不过，要说起《旧约》和《福音书》？每一页、每一章、每一节我都能给你背出来。白人教会每周都有《圣经》猜谜游戏，我能赢过所有人。

然后就是黑人教会。好像时不时哪里就会有黑人教会的服侍活动，我们都会去。在镇上，一般会有那种户外的“帐篷复兴”教会。

我们经常去外婆的教会，那是一个传统的循道宗教会，五百多名黑人奶奶们穿着蓝白色的衬衫，抓着《圣经》，极富耐心地曝晒在炽热的非洲太阳下。实话实说，黑人教会的条件很差。没有空调。没有大屏幕滚动播出歌词，而且一开就老半天，起码三四个小时。这让我感觉很迷惑，因为白人教会的活动只有一个小时，包括大家进场退场，还有牧师致感谢词的时间。但是黑人教会能让我感觉我已经在那儿坐了一辈子，一直在思考，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。是不是时间是有可能静止的？如果是，那么为什么只会在黑人教会静止，却不在白人教会静止呢？最后我的结论是，黑人社群大概需要和耶稣相处得久一点儿，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有更多的痛苦。“我在这儿可以收获未来一周的祝福。”我妈曾这样说。她觉得，我们在教会待的时间越久，祝福就累积得越多，好像星巴克的积分卡一样。

黑人教会倒是有个好的地方，如果我能撑到第三或第四个小时，就能看到驱散恶魔的仪式。被恶魔附身的人，此时会像疯了一样在走道上狂奔、尖叫。教堂的引座员会像夜店的保镖那样，将他们按倒在地，押送到牧师面前。牧师会抓住他们的头，前后猛烈摇晃，大喊道：“我要以耶稣之名将此恶魔逐出！”有一些牧师会格外暴力，但所有的牧师都会将教友摇到恶魔从教友身体里离开，那人踉跄着瘫倒在地后才会收手。身体内有恶魔的教友此时必须要跌倒，如果他不倒，就说明体内的恶魔很强，牧师需要下手再狠一点儿。哪怕你是全美橄榄球联盟的钢铁后卫，这儿的牧师也能把你掀翻在地。我的主，真是太有趣了。

基督教卡拉OK、超级英雄故事、暴力信仰疗法，天哪，我真心爱教堂。但我不喜欢去教堂的那段长路，真可算是艰苦跋涉。我们

住在伊登公园，是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个小地方。从那里去到白人教会要一个小时，到多种族教会要再花四十五分钟，然后去位于索韦托的黑人教会还要再开四十五分钟的车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有时候我们还会开回白人教会，再参加一次晚祷。等我们最终在深夜回到家中，我会累得一头栽倒在床上。

那个周日，也就是我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那个周日，和别的寻常周日有着一样的开始。我妈把我叫起来，给我做了早餐粥。我去洗澡，她给我九个月大的弟弟安德鲁穿好衣服。然后我们出门上车，在我们都扣好安全带准备上路时，车子却发动不起来了。我妈的车是一辆古旧的亮橙色大众甲壳虫，她买的时候几乎没花多少钱，而之所以这么便宜，是因为它总是坏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我依然痛恨二手车。几乎我人生中所有的倒霉事，最后都能追溯到某辆二手车上。二手车害我上学迟到被罚课后留校。二手车导致我们站在高速路上搭顺风车。二手车还是我妈妈再婚的原因。要不是因为这辆坏了的甲壳虫，我们就不会去找机师修，那机师就不会和我妈结婚，就不会变成我继父，就不会折磨我们那么多年，就不会朝我妈脑后开那一枪——所以之后我永远只会选择带担保的新车。

尽管我爱教堂，但一想到那九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从多种族教会到白人教会到黑人教会再折回白人教会，实在是想想都头疼。自己开车去就已经很痛苦了，乘坐公共交通的话，则会花双倍时间，痛苦也会翻倍。我在脑中祈祷着，快说我们就在家待着吧，快说我们就在家待着吧。然后，我瞥到了她脸上坚毅的神情和牙关紧闭的样子，我知道，等着我的将是漫长的一天。

“来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去搭小巴。”



我母亲有多虔诚，就有多固执。一旦她做了决定，就无法改变。事实上，那些通常会让人改变原定计划的障碍，譬如车无法启动这种事，只会让她更加坚定地勇往直前。

“是魔鬼干的，”她这样解释车子坏了的原因，“魔鬼不想让我们去教堂，所以我们得去搭小巴。”

每当我想反驳一下我母亲这种基于信仰的固执时，就会用非常尊敬的口吻，向她表达不同的意见。

“或者，”我说，“主知道我们今天不应该去教堂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我们的车子发动不了的原因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一家人待在家里，休息一整天，因为这也是主的休息日。”

“啊，这是魔鬼的说辞，特雷弗。”

“不，一切尽在耶稣的掌控之中，如果耶稣尽在掌控，那我们向他祷告，他就会帮我们发动车子，但是他没有，所以——”

“不，特雷弗！有时候耶稣会在你的道路上设置障碍，看你是否能克服。就像下任务一样。这一定是一次试探。”

“啊！是的，妈妈。但是这个试探，也可能是想看看我们是不是接受了既已发生的事实，待在家中，为他的智慧祈祷。”

“不。这还是魔鬼的说辞，去换衣服。”

“可是妈妈！”

“特雷弗！萨柯拉！”

萨柯拉的意思是“别唱反调”。这是科萨家长经常对小孩说的话。只要听到这句话，我就明白对话结束了，如果我再敢咕哝一个字，就会招来一场暴揍。

那时，我还在一所名叫玛丽威尔学院的私立天主教学校上学，